乙巳禍蹟 二十六

[illegible]年集
劄
啓辭
書
碑
碣
文昭記事 附辨論
梅山錄

青蓮行狀
月汀漫筆
梧陰集
黃閣寶記
文苑黼黻

3487
1736
v.26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東皐集
尹汝諧
尹鉉
月汀漫錄
尹潔
具壽福
林亨秀
趙士秀
李潤慶
李浚慶
宋麟壽
尹春年

盧守愼
陳復昌
李無疆
文苑教文
乙巳追律
丁未賜死
丁丑削勳

東皐先生遺藁卷之二

疏

答災異求言疏畧 時稱丙寅疏

往在癸卯甲辰之間 中廟倦勤東宮無嗣人情危懼論議洶洶以 殿下 中廟嫡統 仁廟介弟傳序無疑而不逞之徒猶且造誣臣於此時曾有奉 殿下封太弟以定人心之議一二大臣亦以臣言爲是而當其時臣位卑秩微眷眷之忠無上達計不時定因循遲回之際世代變遷禍亂相仍而分辨淑慝除治不靖國脈之傷亦已多矣向若早如臣議豈有

東333388

後日之難乎
行狀曰當時若依公言則其有乙巳己
酉之禍耶厥後人莫不服公之先見且
惜其時之不見採也公之見事
類多此云云指此等事謂歟

玉堂劄斷篇

竊以明者曰時(微)而微(識)著智者見影而察形識著故曰
微而預防之察形故見影而能絶之微而不識以至
於著影而不察以至於形以覺痛之日為得病之始
則雖有俞附扁鵲未必不縮首(手)却走而無可為者矣
臣等竊見邇者天地失常災異幷見陽失其節陰氣
縱弛當玆季秋之月收聲之後燁燁震電不寧不令
雨雹山崩諸路間發臣等俱以無狀濫忝侍從遭此

變異夙夜憂懼深求闕失茫無津涯今日之事譬如
大病之後鍼砭破决之餘元氣未復榮血初滋而腠
理不固脉絡䟽虚百邪窺隙日復凛々苟或暗於微
而昧於形導引乖方妄投非劑而苟安目前慮不經
遠則非但有以感召他疾反致前日之證有不可言
者念及於此豈不起有識之寒心貽長慮而却顧者
乎今者　朝政闕失雖難䟽舉而臣等請撮其已著
已形者以槩其餘近來人心不淑士習頹靡爭以循
黙相尚干譽相高恩而欲出於已怨而歸諉於人
朝廷論議是非攸在宰相設寛縱之議而責諫侍為
劄

持正之論用人得失治亂所判銓曹渾邪正之選而
委法司盡彈劾之職不特此也諫侍風憲國論所
從出紀綱所維持上以格君下以激俗所當風節相
勵慷慨相許而狃於粗安悠悠成習言論之際三緘
相視戎莫先發無敢任得失之責而常懷避衆口之
謗士習之非一至此極　殿下誰與圖治耶且如李
芑強宗孽孼間側朝列所當斂跡屛居反躬畏縮之
不暇而顧乃伸眉搖舌凌折執法是其前日強大跳
梁之習猶然尚在乃復發之於此也當時執法者固
應按其積宿之罪思其強大之禍廢之可也黜之可

李芑

也而昧於長遠之計緩辭浪說論 啓數四而止久
貽識者之笑矣頃者銓曹又以公論所素不容之人
擬諸六曹之亞卿好惡顛倒不料至此臣等反覆思
之不覺寒心夫以苞之一家前日稔惡之罪皆出於
強大之極而今乃尊宗弊孽如恐不及雖或苞之心
足以自守 朝之政不當若是而曰緣馴致醞釀於
冥冥之中復使其宗孽攀援而起以逞宿憤則異日為
禍安保其必無耶又如朴雲功勳餘孽恃其饒射耀
金昡玉輸貨權奸陰為耳目承顏順色助其陰凴隱
慝作為腹心當權奸之得罪只竄遐裔此亦非厭塞

群心而今曰胡亂之詐遽蒙量移之恩如雲者糞
土微忠其一身宥辟固無輕重臣等所懼只緣當初
得罪所係甚大而纔逾一周敢自呈訴 殿下又曲
垂矜恤得從自便一以罪竄一以詐釋一國臣民未
知好惡之所從臣等竊恐 殿下惡惡之心有變於
前日而臣民向者之疑從此滋甚則飜覆之禍終無
可止之期他疾未生而前證復萌其形已露於今日
其禍可懼於後時而擧朝含糊有同寒蟬臣等仰觀
天象俯察人事變異之應若合符契上天譴告昭示
威怒盖其禍患之兆已形於此而小大貿貿未有覺

伯公亦論芭

剳

預論李芭

悟人雖以欲而迷變豈無故而至哉伏願殿下省

念於身思患於朝云云

者芭公者也以且豈誅類義之預足見在
無姦之皆或此嚴云少貽縱切防以則
非邪無以出芭於小丕患使而預病已中
挾故職此公常待哉卯國芭當絶國知廟
怨公譽故為啣小公者家得時之謂其年
移之可而外公人則豈罔志上意當匪間
怒姪指然任欲而可無有肆下其見人則副此
之正者終或其不謂其紀亮不所影矣芭學下
致郎乎不竄陰動有意極釀以論察故之時斷
也公伯得公中於知耶以成為辨形劄為所。
然之公大於父禍人終此乙然丁因意惡論按
公被之售遠矣福之為觀已全寧微專未也公
則酷為其邑者者鑑魯之之時反識論著以此
亦禍大計至及如先邪則禍於覆著芭而其劄
不於諫者欲其是見之孔戒勿者而之公時乃
以乙亦豈加得也之福子殺貳若首姦之考公
禍已論非罪志夫明者謀善之斯言亮所之為
之

福有動於所守懲羹於前日及其臨及其臨終亦有見於朋黨之禍將萌於朝著之門而有主張者存深憂於此故論之於遺劄而謂之終必為國家難救之患矣其為先見之明每有如此盖與此劄始終一致公之知慮世人者其在少日已有如此到老將終亦有如彼故公之配享　宣祖大王廟庭教書中格人元龜先知吉亟云者可謂人心公論之亦有服於公者矣然則芭之黨猶不敢非之於芭惡未著之前朋黨之劄見忤於當時主論之人反有亦公已甚之言以此言之則黨禍之可畏也有甚芭之當時也歟

文昭殿

仁宗大王八祔文昭殿可否劄

伏以今者以文昭殿之事物情憤激皆以　仁廟不得入祔為痛心盖忠義之念根於心而發於事理固然也臣於乙巳禍作之初為李芭林百齡等所嫉

惡屢加欲罪而無名可指出臣為平安道觀察使故
丁未年間祔　廟等事了不聞知其後任蒲還京
聞物論藉〻皆以　仁廟奉安別殿為忿鬱其後尹
漑語臣曰　仁廟別祔於爾意何如臣答之曰身在
遠外如此等事不曾理會實不知首末云漑曰我與
沈連源同議以為　仁廟今當入祔則　世祖當遞
遷矣但　世祖於當代親未盡不得已別祔　仁廟
以待後日云而我乃遭喪去位連源仍我言建議別
祔而今者物議歸咎連源深為未安云臣祗聞物議
尋常憤歎與人之共恨者心無異議早晚當一騣正

別　文昭殿

前日之謬還祔祖宗之廟者詐非今日矣到到今
明廟將祔適當機會物情倍前奮發臣意亦以為然
當於禫後同 祔則事體甚穩故將物情所同啓
請 入祔既蒙 聖允而人皆以為位數加一則
殿內狹隘必須增構然後可容六位故又請增修
而言官以為 世宗遺旨不可增加故又停增修之
舉而旋生作隔之計言者又以為不可而壞撤四
位唐家通作長家推移作隔欲為六 位之規臣心
恐怖窮以為前 殿既不敢違 祖宗遺教而增構
則四 位唐家是亦 祖宗定制遽加壞撤亦無據乃

未安乎蓋於定制之外曲生他計故事事苟且耳臣
以迷方之人謬當 國鈞當臣之身遭此變禮率意
改作輕變 祖宗之制只增恐懼至於寢食殆廢平
時汲汲不曾深思事到面前罔知處變之依宜要考
列聖故典請出春秋館謄錄取而觀之則當 世祖
祔廟之時以為 世宗創立文昭定為五室不祔
恭靖口祭四 親云 成宗祔廟之時則曰 世宗
始建文昭原其昭孝之心不能遍及於群廟之 主
故前殿後寢五室而止特為 高曾祖禰四親而設
而 太祖始建國之君於義不得不首奉也云其於
剡 文昭殿

四親不可遷五室不可加之説則如出一口矣又考
五禮儀 祖宗則曰兄弟同昭穆共一位而文昭則
只曰昭二位穆二位而更無共一位之文此乃 世
宗朝撰定之禮也臣之老妄以為 世宗立原廟倣
宋景靈殿之意而又不盡從其制以 意酌定不可
以常禮求之者也臣將是意與謄錄之事而 啓之
則同僚皆以為如此則大違物情必招群議不可為
也臣則以為吩者 主上親入繼統於國家典故皆
末諸悉而況 廟制一事尤為國之大事吾由輩在
位豈可使 上不知本末而自下束迫而為之乎是

不可不　啓也同僚不得已從之今日之事皆臣主張非他人之罪也臣雖至迷至劣然豈無一毫如人之心乎其於　仁廟入祔有何慽焉其不入　祔有何欣焉以情而言則不忍之心臣實倍他何者昔臣爲　仁廟東宮時僚屬講讀書　筵實踰三載日承三接繼以夜講當時　禮意之勤顧問之　寵無與臣爲比者受　賜梳櫛至今猶儲巾篋晨夕舉玩未嘗不含淚而如奉　龍顏也抱此無窮之痛而生此不得已之見者蓋拘於　先王之制而有處置之難故耳人情不遠豈有他意乎今乃謂爲悖謬指爲踵

爲國者人心而已人心洶洶如此無以寧靖臣實惧
焉乞 依臣前請 俯從衆情以安一國不勝幸甚
臣義當詣闕陳達而方在衆林騷之中不敢擧顏而
出敢以劄進伏惟 聖鑑速賜明允以慰人望臣不
任區區之懇取進止

按此劄意公亦嘗以 仁廟之
別 祔爲恨 啓請增修殿宇
以爲入 祔之計則言官以爲不可增修及
考得建立本意則只祭四親云故曰而入
啓而言官以增構依傳壞撤俱以爲不可則
別 祔之外更無他道而當時物議以別
祔爲非謗言朋興攻公太甚公不以人之謗
已爲嫌只明其所以然之理少無相較之色
其用心之公和平無我之意有足見者矣若
非天理之公流行於彼我者固不與於此矣
然當時之人不能深究於立 廟之本意蕭
議交騰草野紛紜者豈非 仁廟乃吾東方

盛德之君也人有沒世不忘之思故不計廟制之如何爭以不得入祔爲恨而論說此之滔〻如此公反以人心之不靖爲惧以依前所 啓亟從群情爲請而且以人君爲國人心而已眷〻陳戒公則可爲得爲邦之本宰相之體矣且公之本意則可見於當初獻議之 啓而本 啓詳見於退溪年譜及谷之遺稿補遺中

請釋乙巳己酉之獄且請從祀劉

伏以臣伏見白仁傑上疏至於 聖學做工之事抬

賢委信之道此皆輔導 聖躬措世太平之切務唯

在 聖念省察而篤行之如何臣不敢復議於其間

而只自不啻若自口出而已矣其餘陳獎則皆方今

商確講究之事此乃有司之務不須吏煩 聖聽也

劉 乙巳昭釋

觀其大意則在於欲昭雪乙巳己酉之寃枉及配享
先賢於文廟耳乙巳之獄實多寃枉可議之事然在
今日輕議為難故臣等至今不可輕發而其巧誣寃
痛在所必伸唯在
聖上公聽洑雪之耳至於己酉
之獄則尤為寃枉無形極矣當時所鞫問者非鄉村
無知之人則年少童稚之輩而為要功生事者所誣
枉又被權姦樂禍酷刑之毒款縊項刻之痛幸引誣
服遂陷大逆之罪追言至今誠可痛功令者幸覩
天日照臨幽魂枉魄望雪之痛有甚於初死之日感
召天變理亦宜然至於從祀之事仁傑之意指趙光

祖而言光祖之從祀文廟果如仁傑所論然臣則以為道學以之功言之則不可不并祀金宏弼也何以言之吾東方自羅及麗文章之士彬彬輩出然義理之學實自宏弼啓之也宏弼生於我 朝絕學之後始慕聖賢之學盡棄舊習沈潛小學不求聲利專務為已篤行十年一動一靜必蹈禮法存心持敬三十餘年真積力久道成德立身為度而聲為律不幸身遭亂世臨禍之際從容就死雖不克有所施設於世而其中之所得益驗於此至於誨誘不倦使我東方之士知有聖賢之學實此人之功光祖亦曾受業於

劉乙巳昭釋

宏弼之門踐履篤實知識超詣實東方間氣之人也自宏弼遭禍之後摧殘傷壞之餘士氣墜地學問晦昧莫知趍向光祖乃復倡明小學之道指示學問之方扶植世道至今儒學之士粗知方向免於醉生夢死之域者實由於光祖再振道脉之功也以此言之則非宏弼首倡道學之功則光祖無所師承者矣非光祖紬繹開興之力則宏弼之學更無所傳於後者矣兩人道學之功實無前後之別在今崇報之典誠宜并行不可獨擧者也　聖教以為乙巳己酉等事非今日所當議從祀文廟不宜輕擧臣伏承傳　旨

誠不能無惑焉昭究雲狂誠有國者之急務尚賢施
報實右文教之大關故臣忘其固陋敢此詳陳其首
末冀欲冕旒之聰從容觀理以為　省察之地
行之所伏願
聖明留神而採施焉取進止

兩賢道道學功為吾東百世多士所宗師從祀文廟之擧在所必有而人莫有倡導而發言者至如白仁傑之疏只擧靜菴不及於寒暄先生公始倡此論而刱請之雖不克見從於當時厥後八方多士聞風緒起者實因公之此刱而啓之然則兩賢從祀之論公實倡之公則可謂有功於衛道矣公以壯毅之性然明之質自少御從於從兄灘叟先生而先生與靜菴相友善講磨理義道學相齊故公早從灘叟預聞靜菴性理緒論學有淵源大有所造而居常立朝與人之際功未曾以學自露故人莫有知之者而以措諸事業者及此請配兩賢之

剏
乙巳昭釋

劉觀之則非親炙實得之見好賢樂道之公
能知是乎公之早春詩有曰已解寒威驚節
援還欣生意與春萌益可見至樂之獲扩心
而無待於外者矣蘇齊先生常歎曰當　主
上迎入之時舉朝皆望其當有策勳之舉衆
皆云云公聞之屬聲丞焚其歸勿今更發此
言其事遂寢公之手生處功利常若況臨大
事合於義若此者非桑有學問之功擇履之
篤者不能與於斯矣若
先生者可謂知公矣

請伸究討罪削黜劉

明宗幼沖嗣位元兇尹元衡以肺腑之親與
袁人李芑林百齡鄭順朋鄭彥愨等結為腹
心廣植徒黨端亂熒惑連年搆戌大敵成害
善顏及被於已者誣以為逆自謂有衛　社
之功圖錄偽勳其病國言人之禍榛不可忍
言人請之共憤者久矣今　上即位之初爭
欲即請伸討之舉公曰　主上以幼年新承
大統末語於　國家是非入心去乾之如何

剡

仲
寃安人之公多於容新官強終一宜心世亦反汕令目
剴自猶事嘗有引委承不止無開先之故不為慣布上
勳可不乃私欲摩曲　為其不其将分諳可不者置有
徐可　謂急係開顧連騾浮端淺然熟不平然而
之遶朝人慨強悟命日表其則露後明虛者剥汲恙
不肯家日緩要　之伏之請納易從知姑革不汲殿
可催大　之之聖託　論之有見容且待於但然今
速急摩主意舉聽見閣至徑自之開　其事摩若
廹當措上而者而　之於云庸宠導聖主陣此起遠
而吾而新莫然已上舉論而之若不學上而未斉論
為在且自非而不嚴者議曉漸于可高臨棄女爭
也職涉藩公衆欲憚公既喻事陈碁明御之而有光
實之　入之皆使欲以表於有　表燭日剆未若朝
此時先今熟不新以元之在氷啓而於久齗易來大
意尤王此慮識君事老後廷釋請騾天於覆回時臣
也為在仲者於生徑重雖大之仲論徑人之　力及
厥未他討也此疑從望幸小務徑只人情患天勝政

者或壓起者未則後合措舉雪終蘊屢畏於几皆後
以多若草據易未以於而國之乃然下開犀百其論
此訛干口此得必服中因人狀　後嚴聞克餘事年
之件篇彌一請淳人者公心哀允　峻備構上序先
故目亦成事真從心每得從克從上未至誣而淺論
亦公曾文亦確令世如伸而周使意安而之公深丁
如之因章可論　傳此大大上几頻之當時皆然未
是所入故想也上　故抑定羅池悟　初狀自也己
不著傳家甫所朝明舉公此織枉且教自辭裏其酉
多傳鄭無口謂伸字無之富之死敬公　復此伸之
云於衷遺公為討朝所臨時罪抱重竭上於其討獄
甫世集稿凡吾之元失事莫咸冤於誠猶天十劄繼
中之章東舉倚而相難服之公力有理分　伸
出儲奏相公之能夥莫討魂者陳不人一啓乙
故令問業非誅安屈重削得素盡然心也辭巳
文茲常之則非　伸之之家矣其之之詳終之
字所不肖亦公社以舉興昭故危色可說始冤

伏以臣等伏見人情物議今因削勲雪冤之事久欝之憤待時而發不可抑遏日久月積未有断止之時上自 朝廷下至帝布民庶萬口如一不謀而同盖當時之人目見冤枉慘毒之禍心含悲憤不敢吐出今遇可言之秋一開其端舊日不敢言之心一時並發故義理所在人心同然也自古為國必循義理然後治安可保若不順人心無義無理則國勢何由而立乎言者皆曰危亡之禍迫在朝夕此言似過然若不恤人言不從公論義理喪盡善惡無辨則衆心解體人無樂善之興士懷趍利之計駸駸然入於棄善

劉仲堯削勳

圖利之域古人所謂無功而受厚賞則人貧不樂國
之有禍今日雖未遽至於危亡而危亡之禍在其中
矣 聖教每以為 先王朝已定之事今不可追論
臣等固知 聖念孝思無窮惓惓於先王之政不忍
以人言遽為變更也然 帝王之孝當以繼善善述
為大故堯朝四凶至帝舜而竄殛之後世不以堯為
不明而舜為負堯三代聖王之政亦皆因時損益未
嘗徒守一揆至於天地之化猶為所不足則必待裁
成輔相然後乃有全功歷觀前代帝王之事先王之
政不能無弊必待後王之架補過者損之不足者益

之損之益之與時宜之然後增光前烈垂裕後昆故
先王之誤嗣王改之嗣王之誤亦後王改之善〻相
承如天地之化生不窮故能扶植國脉綿永相業或
六七百年或三四百年而無危亡之禍也若不辨是
非而惟知先王之政堅執不變之為宜而膠瑟守柱
株或作終無變通之道則否塞痞隔終於魚爛而已昔
宋哲宗指安石惠卿變亂之法謂為父皇之政已有
紹述之志宣仁皇后以為大慟而終不覺悟卒召覆
亡之禍千載之下可為永鑑伏願 聖明察亥亮擅
美誣罔貽禍 國家之迹體先王初非本心而終有
刪仲亮削勳

悔悟之念　鑑哲宗以亢邪之變亂為父皇之政而卒致亂臣之禍　惕然改悟　特賜俞音以答羣情仍作如臣不才輔臣以答天譴以安　朝廷開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不勝幸甚取進止

同上

伏以為國不一其事而莫大乎得民心為治不一其道而莫過乎順民心民心之向背而天命之去就判矣古昔帝王兢兢業業皇皇自敬德不敢遑寧者惟恐其咈人心而失天下之望也近日以來朝廷上下將伸寃削勲之事執奏爭論幾將半年　天聽愈邈人

心日激礐猶癰疽內結不至於潰裂則不止臣以老
妄迷謬之人冒處百僚之上不能以情勢諭止之又
不可以義理開曉之徒懷憂懼之念日復一日不能
已已 先王幼冲同未在位之時群姦竊弄熒惑萬
端之狀諸臣章奏畢陳於 冕旒之下其於 聖衷
固已洞察而無疑矣臣不敢更贅但今目見物論囂
然人心騷撓無有寧靜之期臣不勝憂懼之至謹將
老妄之見冒瀆 聖聽焉 殿下固咈群情堅執一
德者只以 先朝之事不敢盡革同盟之勳不敢追
削而已肆非我 先王光膺景命靈承大統如青天
削 仲亮削勳

白日萬物咸覩其　敬天勤民之實好賢樂善之誠此則殿下之所當觀法慕效遵守而勿失者也若其熒惑　幼君芟刈善良廣植徒黨圖錄偽勳者此乃一時兇竪濁亂擅弄之事所當灑滌革盡以洗　先王之羞辱之恥之不暇豈可有穢青史垂諸萬世乎在後視今者其謂我　嗣王能盖　前愆而繩　先志乎其謂國有人乎革去姦兇誣罔之事而已烏得謂盡革　先朝之事乎且所謂同盟之勳者古之帝王有同心同德之臣或經營於草昧或翼戴於艱難及其龍飛之後追思弘濟之效功銘鍾鼎誓昭帶礪

福流後裔與國同休不敢輕易毀削者為此故也然或犯罪觸憲則誅夷削籍者代有其人其在我朝大功大勞之臣追削勳籍者不一而足苟有罪戾則同壇歃血有不足恤者況茲所謂衛社之勳者舉全體皆虛偽而罪惡又有如前所陳者則削迹或作籍而刻除之又何致疑於其間乎或者以為犯罪一二之臣削去勳籍則可矣至於削盡原籍則無乃太過乎臣以為一二人有罪而削籍與千萬人有罪而削籍其不許歃血之事則固無不同也安可既謂之虛偽既謂之罪惡而猶存其籍使之枉享其勳爵之榮

刻

乎安可以　先朝歃血為媾而不削玄兇虛偽之籍重貽　先王見欺之羞乎今也滿庭搢紳豈皆非先王之臣乎又豈其不忠不義無禮無理有不滿於先王而故為此謗〻欲有損毀於　先王之德乎誠欲以　聖明之世幽冤不可不伸雪姦兇不可不追討扶義聲而培善道正人心而慰人望脱　先王於污辱之累植　國脉於無疆之域也昔唐德宗既竄盧杞後欲用為大州刺使諫官袁高陳京等論執固爭　上慈稍解謂宰相李勉曰與杞小州勉曰陛下欲與雖大州亦無不可其如失望天下何乃以杞為

澧州別駕夫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推意所為人言似
不足恤而德宗庸暗之主猶惧失天下之望竟允髙
京等之請蓋以人望既失則人心日離雖或俛首趍
走於威刑之下而其心不服為亂則易故也今者人
言籍〻物議洶〻日月已久迄可少止而愈去愈甚
殿下拒之益牢而人言發之益激當此之時 殿下
宜思帝王大孝 俯順人心慰悅人望以安 宗社
以靖 朝廷而乃 牽聯宦寺婦人之仁不能 毅
然斷以大義綿引日月使人心日沮人望日失耳目
之官既廢所司不成 朝廷之體而後來繼之者將

刻

復紛紛憤欝之極何事不有至於街談巷議流傳惡
語有所未安於聽聞者竊恐洶々不已激成意外之
患終使 朝廷不安其為後日之悔何可勝言方今
變異百出人心日乖上觀天象俯察人事不知有何
等變故而至於如此耶臣本老病之身為公議所迫
不敢安處僶俛扶曳出入 闕廷五六日之餘眼不
見物唇生腫毒顛仆私室不能匍匐詣 闕仰達憫
默之懷而敢此陳論臣非敢故為危語恐動 上聽
以冀必從也病伏委巷目有所見耳有所聞私憂過
計未免杞婦之念懷不能已仰聒區々伏惟 聖明

察人心得失之機　念國步安危之計　與道消息
弃禍未形不勝幸甚取進止

同上

密劄

伏以　朝廷將伸雪寃枉懲討兇逆之事交章　上
請庭立面爭將逾半歲而臣等之率多官啓　達者
亦曰公論之憤發勢不可抑遏冀速回　天欲以安
朝廷而　俞音久閟人心轉鬱　闕庭喧鬨非獨臺
諫廢其耳目百司庶僚皆廢職務下至外方文移詞
訟公務及凡急期勾當又皆癈閣於度外至於各司
典僕胥吏輿皂奔走長立無休暇之隙而臺諫皆莫

劄

之顧非以不得其言則去為重而無有了期物論猶
欲臣等再率百官再叩 天閽茲者政府六曹咸狀
閤外陪陳誠欵 上天幽默反蒙 嚴旨物情猶尚
未已將期獲 俞音堅欲更率百官俯伏不退臣乃
宣言曰 天聽難冀而三公六卿群伏 明廷喧徹
于 內有若危難之世已為可懼而至於再率百官
尤為 朝廷辨亂豈可數為此擧乎況論事當付之
言官而時助其不給而已宰相安得與臺諫並立長
伏於 闕庭以虧體統乎姑宜斂退以觀臺諫之去
就而更為行止可也群官面從喋嘿而退於是物論

蝟起交謫于臣咎其不能力爭遇事退縮臣之一身
為公論所不容無足言者第有老妄之見未免杞婦
之憂敢露肺腸冀悟 聖神惟 聖明勿以為迂狂
而加 省焉臣伏見近日公論久鬱人心益憤 朝
廷之上閭巷之間至於村野愚氓莫不以幽冤未雪
奸兇逭罪尚帶勳籍為冤為憫為痛慘〻焉忿〻焉
遑〻焉如怨其私讎如憐其親戚如急其殛溺惡語
危言無所不至是孰使之而然又孰誘之而發乎蓋
其當時冤枉之痛奸兇之毒深入耳目入人心腹其
哀痛之心忿嫉之念愈久而愈甚不能自已而然耳

雖然臣竊以為駭異者凡君德之闕失政事之違則或有可諫可論者則彌縫而匡救之論執而矯正之至容如諒而受之採擇而行之則在　君上明暗從違之何如下無所容其智力於其間者今也言而不入繼以章疏章疏未已綿以日月下至愚夫愚婦恐詈怔罵不知自已不可喻而止之又不可威而禁之臣未知遣不諱之　朝有所恃而然歟將人心之憤無所洩而然歟此臣之所以為駭異而竊自憂懼者也臣之前劄所陳洒洒不已激成意外之患者其意正在於此也深恐　聰明有所不及過　眼例視而

之故令又縷〻不已敢畢其說焉昔者黨禁未解而黃巾亂作劉晏寃死而藩鎮稱兵朝廷處事得失係人心治亂古今之明鑑也竊見　國家厄運連仍前歲失稔今年又旱民無自贍之計官無可救之儲荷擔而立目動而行盜賊之萌真須耳時已聞諸道流賊間萌非特㧞殺擄畧之比威行村落公然取物自佚云明春饑饉之甚四方蜂起勢所必至則未知國家將何以弭之乎然此猶狗偷鳥合似不足深憂而英雄之傑黠者若指以為資竊萌嘯聚知人心憤鬱在於此事或以伸寃討惡為名則只此一事適足為

刘

英雄藉口之奇貨念及於此臣不勝膽寒　國家運
祚靈長非蝃蝀孽芽可梗於其間也然其一時之患
則不可不慮也昔宋光宗不持孝宗之喪舉朝群臣
奔走惶懼者蓋恐艱難之中姦賊藉為口實敵國舉
此聲也罷今者人心之不順至於此極連歲之凶饉
又甚於此時盜賊之興行已有其萌老妄之憂竊或
有類於宋人之慮也古人有言曰祥多者其國安異
衆者其國危方今天變百出人心萬端不知終有何
祥耶臣寒齋獨宿夜不能寐老妄之念耿耿于中已
非一朝而此等意思不可宣露於稠中亦不可形之

於章疏蓋恐此言一播則只以緡好執邪心而非消
禍未萌之道也故謹爲封劄密啓以 聞助 聖念
觀理之一端焉臣將荒亂無形之言 仰瀆 聖衷非
不知觸忤 天和而心有所見不敢自隱輒陳危懇
言而獲罪臣所甘心惟願 殿下潛察默運勿露此
意於形迹 與時推移以道消息條宜封下史局以
備記注亦使後世知當時憂 國之臣有如此者不
勝幸甚取進止

上責以
褒覆後
待罪劄

待罪辭免劄

劄 伏以小臣近司賤病不得與同僚一時 啓事臣罪

益大臣病伏私室収拾閭巷所聞又将私憂過慮妄
有陳論至家 下諭有不堪當之辞臣不勝惶恐毛
竦之至臣本蒲柳先零之質素非柱石 廟堂之器
持禄容身因循轉輾位至台司不能揆分勇退淹然
若固有之罪固不容於罪矣此其臣之罪一也伏見
方今人心益偷舊習日洗數十年來天災地孽無歲
無月無之良由禍畝未除寃氣搆結上干天和下移
俗習而然也 新政之初必須滌去舊染雪盡幽枉
然後和氣可届 聖化可興故自 即位之日人心
顒望士論猶發微臣愚計以為乙巳之事鍛錬甚巧

雖皐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偏聽已深雖 聖明
臨之猶未易釋然于中此難可以口舌立談而 開
悟也故不敢遽舉其悉僅將十餘人之非辜而論
啓之或召用或伸雪微示其端歟後輿憤日甚雖兒
童走卒皆咎臣沮抑公論臣猶帖耳堅忍適於今歲
春夏旱災太甚物論尤激皆謂在相位者知奸凶情
狀知士林冤枉而不為伸討致此變異也臣亦無辭
可辨猶慮其大根抵大禍本則必待 聖上臨御日
久人情世故 諳熟明習然後從容而 開導之未
可暴發而驟論之故先將其淺露易見之冤 啓請
剡

伸理一開其端人心之憤鬱而未淺者継鼓感激如江河之決不可横截當此之時臣雖欲力至而挽遏之此固人心之所同義理之當然無由可遏不惟不能遏亦不得不與之同也論縁此言若有所還就事若有所力登反頗弛張而眩美者以致　天意未能氷釋至有變覆之　教此皆由臣料事失當之致此其臣之罪二也臣亦惟此一事陳其本末請其伸討不得家　允則斯可止矣而今將半歲如水益深如火益烈不能自已豈非是非好惡根於天性自然而然也臣雖有未安之罪不能固止人亦聞有知其未

安而不能自止者此則不可家喻戶曉而禁絕之
上貽聖心應答費辭之勞下生 朝廷騷擾不靜之
患而莫之能救此臣之罪三也臣老妄昏愚顛仆盲
聾處事顛錯應接乖方者 朝廷愧萬目妨賢尸祿
冒進不休此臣之罪四也臣負此四罪遭難處之變
無德望可以鎮靜無智慮可回人心無至誠可動君
聽安敢頃刻靦然在位以汚 聖治以負人望乎請
亟 命遞臣職改卜良彌以慰群情以安 朝廷不
勝幸甚取進止

回上敎以寢發爲待

啓

請擇丁未己酉被罪人啓辭

啓曰臣等將丁未己酉兩年雪冤之事累日啓達未回 天聽惶恐隕越不知仰喩第此丁未之人其於乙巳獄事了不干涉只爲一時權奸所嫉牽連陷入及其議罪之際無所捉摸指爲枝葉而分竄矣至於丁未驛壁之書奸凶未洩之毒於此大肆恣行誅殺厥後同干網漏之人多蒙 恩宥至有立朝之人其死人等皆奸凶挾憾者也奸凶若延數年之息則豈有遺類乎幸賴明廟晩年悔悟之端累形於辭色奸凶已死之後特蒙 寬宥至於 主上卽位之初繼述 先意皆被 名用也臣等所冤痛者被

罪與　名用者皆其時同輩而生者復見天日死者
含冤泉壤更無伸雪之時其冤屈之魂豈不足以感
傷太和乎物情之憤激非止於此而臣等參酌折中
撮取其事之顯著易知者而嘗　啓之耳至於己酉
之獄剝尨其微乎微者當時誣罔橫羅之狀至今愚
夫愚婦皆能知之　明廟在天之靈亦必慼頻於冥
冥之中矣少無可疑之端何以為，先朝之事而疑
難乎大抵天人一理感應無端凡有施為必念　上
帝之臨人之常理也臣等安敢。引天變欲恐動
上聽而為之辭乎要盡人為而天有不應者亦或理
啓

之常也豈可以一事之不孚盡疑常理之天乎今此
兩年之寃以事以理而推之其召災異之來必然無
疑其在 仁聖之朝理當昭雪此乃天理之當然則
天道在於其中矣必欲援引沈鋟之事以排言者
窮恐 聖學之功猶未瑩然於天人之理也請加三
思狀釋寃枉臣等俱以庸才老劣之人竊居台鼎之
位雖極汚下敢將獻損 國體有憾於 先王之事
仰煩 天聽乎願加 省念以答輿望謹 啓

同上

啓曰臣等伏承傳 教不勝惶恐震越之至當 明

廟悔悟之機臣等雖不敢盡言繩縫規諷固非一再
而權姦遺孽布在朝廷隨事周防故一時公論憤鬱
於下而不敢發也今將冤憤之情仰冒 天聽者實
遵 先王未盡之餘意仰恃 聖明再造鴻基崩圮
伸雪之許便 先王之德益光於 紹述之世也安
敢構飾非實之言上負 先王在天之靈下欺 聖
上孝思之心乎至於乙巳之事臣等非不欲極陳論
之也但以此等兩年之事尤為明白昭著在今冕
旒之聰易於開釋而又不功害於 先王之事者故
抽出而 啓之耳 即位之初番黨之際固當極陳

其首末解釋其冤枉第緣 聖上纔登寶位國事未
定故微露其端而遽止其議者欲待 踐阼既久明
習 國政事之是非人之情偽無不周悉然後從容
啓廸以冀 聖衷之自斷耳今若蔑自 宸衷啓陳
慈殿喻之於道渙發 德音快從公論則群臣萬姓
將鼓舞於 兩聖仁孝之天國脈益以扶植 聖化
曰以浹洽豈有妨礙於 先王者乎臣等不勝惶恐
之餘猶有所蘊不敢自隱敢冒雷霆之 威以畢其
說惟願 聖明深察物情事宜諟 啓
請伸乙巳冤枉削奪偽勳啓辭

啓曰乙巳之獄玄亮誣罔羅織之慘忠賢横罹寃枉
之實近來兩司玉堂六卿〻貳百司禮官之 啓畢
陳無餘 聖鑑想已洞照臣等更無容贅於其間而
玄亮之遺毒既如彼酷人心之憤寃又如此極則今
日之勢公論不可壅閼物情不可抑塞乞速施 聖
斷以安一國共憤之心以慰 先王在天之靈削奪
僞勲昭雪寃枉之論自 殿下即位之初有口者皆
能言之而臣之意以爲亮邪之輩陥人於死圖利於
己鍛鍊既巧流毒已痼遽爾發言至於多少費力而
未易回 天則事多難處故臣力止其議欲待 主
啓

上臨御之久學問高明之後從容　啓迪以期　聖
衷分別淑慝之毋難看矣今則公論鬱抑之餘過事
而發如江河之奔放不可放止臣等始許雖不如此
而公論既發則不敢坐視而置諸眷越者忠賢之冤
死而可以久枉偽籍之留穢不可以久淹公論之憤
惋不可以久鬱故也大抵人情如水滞壅之甚則必
至東潰西決為害不細臣等為此而懼敢具陳　達
請加　聖念俯循公議亟令昭雪冤枉削去偽勲以
慰神人之憤謹　啓

同上

啓曰伏承　批答之辭臣等不勝惶恐失措之至臣等反覆開陳之言皆出於欲使奸兇之惡暴著於後世　先王之心白玉無瑕於當日無非所以報　先王而忠　殿下之忠心也臣等之功於誅討仲雪之心初無異於方今言者意之也第以每承傳　教辭多嚴峻而奸兇誣罔羅織之禍痼罔已極非朝夕脣舌可以回　天故茲以援納約自牖之義姑先其易於開悟者啓之而遅留停待不敢輕發此臣等之本意也非以群奸之誣罔為是而忠良之橫罹為無冤枉也今則正論迭發義氣凛凛臣等雖欲遅留沮抑

啓

而士論大作義直辭正與臣等初無有異之心果與
之合而有不可已者當初姑待不可亟論之言無所
復施於其間也況於臣等前日論說之際固曰乙巳
之獄多有可議之事云者為後日詳論張本而發之
也特 聖念忽此而過視爲耳與今 啓意實不相
反而前後所陳實相發蘊者也伏願 聖明平心和
氣觀理之是非則必有一 悟之機矣臣等不任誠
祈懇乞之至惟在一 賜俞音以慰神人之憤而已
謹 啓
同上

啓曰自古勳業之人方在草昧之中或左右厥辟奔走效勞翊載於危亂之間收策於艱難之際及其龍飛御極事定時平之後功存社稷銘勒鍾鼎垂鴻名於竹帛分鉄券於茅土此乃所謂功臣者也今者尹元衡李芑林百齡鄭順朋等乃於　明廟以介弟之尊受　仁廟之内禪天命已定人心帖然　宗社奠安之後構揑疑懼之言告變無形之事連起大獄誣殺忠賢初則設心於獻諛固寵之計漸次姦謀滋深以殺人愈多要以為功捶取勳名不知有何勞效有何事業有何衛社之績耶然當其釀獄既發之初尚無

於

指的之罪芭葦亦不敢為功臣之計有順朋家臣朴貞元者設為録勲之策群兇始從其計而其時自中竊議者猶以為　宗社莫大之勲成於賊虜之一口云如悉此人等心術本不如此則柳灌柳仁淑輩究杜實迹從可知矣尹任則既與諸尹結為深讎當仁廟大漸之際以無知武夫托肺腑之地謀為自全之計其兇慝之狀固不可掩矣柳灌柳仁淑則或以顧　命大臣或以　帷幄重臣名位已極年已衰老有何不滿之心乃與賊任謀生意外之釁自陷不測之禍乎當初既無可擬之罪只為分遠近竄逐而已

紬而巧加名目賜之以死厥後又曰金明亂要功告
變始乃拿取其子弟百般誘脅造出可欺之言論以
大逆之罪叛逆是何等罪名而生時未嘗取服其人
乃於身死之後第三郞而勒而加之反以爲功乎其
無實構虛巧誣成獄之狀於此甚的然矣當時指丙
柳加叛逆名之者只以李德應之招又以謊簡之內
通爲證然德應則誘以功臣引之以言端而謂爲吐
露其實至於謊簡則豈有謀爲莫大之事而虛疎其
事遺之於 闕內之理乎當時之人潛言李芑林與
元衡同謀而爲之者而特畏其慘禍不敢宣露耳以

此觀之構成虛無之事圖為偽勲之迹實難掩於國
人之耳目矣今此諸人寃枉之極奸人罪惡之著悉
如所陳則伸討之舉不可斷已不可云已斷有何特疑顧
惜於其間乎臣等雖俱極庸陋位忝 廟堂如或以
有犯於 先王之事則安敢創為當時所無之事負
先王於在天歟冕旒於白日乎臣等雖區區啓達而
不知止者誠以人心不可遏公論不可抑期為 宗
社永固 國脈扶植之計耳請加 三思毋吝一命
亟行懲惡雪寃之典勿使偽籍仍留盟府以為神明
之羞以答國人之望不勝幸甚謹 啓

請伸冤削勳宰百官啓辭

啓曰臣等將伸討削勳之請反覆啓 達者非為憐其人而欲為伸雪非但惡其惡而欲加誅討削籍又非敢非薄 先王之政欲有所變革而然也只是為國家欲效長遠之計耳 朝廷百僚咸伏 明庭貢忠獻誠引領翹首竚俟 俞音于茲五昕夕矣誠徹不孚 天意未回臣等不勝悶惜焉伏見 聖上於此一事依回顧惜不能斷割者必無他端不過有兩端 意思一則曰 先朝之事不敢盡革也二則曰同盟之勳不可削罷也此則大有不然者惟我 先

啓

王之德之盛浹人膚肌淪人耳目其大經大法布在
史策若日星之昭回此正所謂既沒世而人思慕之
者也其懷當時而遺後世者不既大且多乎至求契亮
秉時擅兵戕害善類貽禍士林使　朝廷為之一空
國脉幾盡斲喪以其淆亂之事視諸　先王之政譬
一點塵穢翳乎太空亟革而去之洒滌而淨之使虎
穢之迹一沓掃蕩俾此一事豈可謂盡革　先王
之事乎若夫同盟之事則　君位大定之後誘脅死
人之孩童掂撫可欺之疑似以熒惑為功以殺人為
勲構虛造無要請歃血汚辱　先王侮慢神明貽羞

千古流毒一代者其可謂同之盟之勲而衛社之
功乎以為迎立副 先王次居第及命出 仁廟哀
党無容奸定策之際以為衛 社則 宗社之罔已
自始金完若龍哀党固無容力下手之地有何翊戴
容贊之功而謂之同德同盟者乎固當削籍剔除之
不暇豈可為之重難於其間乎二党禍之魁也不削
勲偽則禍源尚在為惡者無所懲惧而乱階何時而
可息乎西柳忠之顯也不伸幽冤則追奨無路為善
者有所怠慢而人心何由而可淑乎今當 即始之
諮 日此正善人心正國俗之一大機會當於此際不知

省悟亟反而幾會一失人心日非從此 國是一向否晦不可復明於斯世而奸宄接踵而継起侫諛閃舌而停觀剝不啻 聖上誰與回既倒之頹波扶將傾之大廈乎念及於此可謂痛哭伏願 聖明勿循匹夫之諒以安社稷保大業為孝焉言不見采則固當喋嘿而退懷不能已敢畢其說更乞 省念一賜迎納狀從盈庭百僚瀝血日籲之望不任區區之誠

謹 啓

同上

啓曰臣等累日詣 闕力請狀從公論自 上遲疑

留難久色一二 俞非但臣等之慼惜彷徨擧國人情
鬱塞不伸悲惋危懼殊不類平世氣象臣等固知
殿下孝思無已必以 慈殿方御東朝若將 先王
朝布置之事遽爾改革則恐傷 慈殿之心徘徊隱
忍不忍斷割雖 慈殿之心必以爲 先王奄逝未
幾將欲盡變前事亦豈無感慨之念乎其間情勢有
固然者矣臣等非不仰體 聖念而然臣等竊伏念
帝王之孝異於匹夫宜以保國家安社稷爲心不徒
在於區區承顏悦色之爲務而已也人君臨一國之
政萬化之所從出萬民之所觀感苟有一念之不出
啓

於正一事之不循於是則安危之機於此判矣苟有不是則雖先王所爲之事不得已亟擧而改正之苟有一善則雖芻蕘側陋之言不得不心悅而從順之然後可以益前烈而繼前志服萬姓而親百官長守丕基綿永祖業此乃帝王之大孝也況今言之者不止芻蕘而誣罔出於群奸者乎雖在 慈殿曾已習然於前日以爲當然而及聞物議之發則 幡然改悟其必曰前日之事乃在於 先王幼冲之年群奸擅政之日其所以拂於人心者無足怪也今日之物議如此亦固非一人之心所憎嫉而發則豈將虛妄

之事擧國人而爭之乎殆必在　先王之朝長忌不
敢言而今乃發洩也蓋民情大可見人言不可忽必
須順人心無甚違拒然後　國祚可保　先業不墜
也其或　慈殿尚滯前念　殿下猶當反覆開陳喻
之以道義期之於回聽可也　兩殿存念如此則豈
不為　國家無疆惟休之盛美乎若徒曰　先王之
政不可輕改膠柱而皷瑟則非所望於　孝嗣述事
之道也龍況我　先王嘉言善政如菽粟布帛浹人
心目滿人肌膚不可以聲容者矣豈必留此群姦誣
罔行亮之迹鬱彼忠良被枉横罹之寃貽　先王後

世之著然後謂之能守 先業能保基命乎臣等職
在台司存亡休戚義與國同之豈敢以虧損於 社
稷欺負於 先王者妄自陳達乎願加 聖恩扶
從伸削之請謹 啓

回 慈殿之教待罪啓辭

啓曰臣等伏見 慈殿下政院之 教有曰頃日大
臣啓辭 慈殿方御政有不敢改革之語予意極
為未安當其大事只隨其事體而處之也 安可以予
之有無而不從之理乎且曰不當同居人主至欲移
御別處云臣等震駭惶恐隕越隳膽措躬無地不知

仰喻臣等只念 主上孝思無窮悲傷 慈殿之心
未忍遽 允群情其主意專在於此而已矣安敢有
一毫仰疑於 慈殿之心乎其所陳之語皆設辭擬
議之言非敢謂 慈殿實有是念也措辭之際語不
明白上起 慈殿之疑又傷主上誠孝之心臣等罪
戾已無以自贖至於不當同居人主移御別處之教
臣等之罪尤為當萬死臣等無顏立朝請亟黜臣等
慰安 慈殿不勝萬幸惶恐伏地敢 啓

請伸寃制勳啓辭

啓 啓曰臣等近緣事務畧日退在伏見兩司玉堂暨翰

危論執伸削之事已有一朔百司庶僚再度連上章
疏至於西樞宗宰備極論列　天聽愈邈臣等不勝
悶極大抵　國家所恃以維持者人心也公論也令
者人心如此而違拒至此人心所在即公論所發也
人心鬱抑久而不通則終必生變近来言者皆曰
宗社安危迫在朝夕自　上必以為以此一事何遽
至於此極乎然公論發於人心人心鬱塞則終必潰
決何所不至歷觀前代生亂未嘗不由於失人心而
始也此言似涉脅迫臣等不敢歷指而顯言也然臣
等所懼者正在於此故略陳其所見耳臣等伏見近

來下 敎以言者不諫於當世乃言於歷代之後云
此則大有所不然者矣當其時也以叛逆之名爲一
大題目人有一言則輒以叛逆誅殺之叛逆是何等
事而誰敢出一言以當此名乎口雖不敢言而人心
之不服終不能泯此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也今者
幸而 白日中天萬化維新前日敢怒之[illegible]如草木
之枯枿冥根遇時雨而蔟安可以前日之不言歸罪
於今日而拒絶公論以沮方蘭之士氣乎逢不諱之
時故前日敢怒之心今反爲敢言者也 殿下所當
以爲喜不當以爲怒也至於新進喜事之人挑生亂

陛之 敎有爲未安所謂新進事喜云者盖有一二
之臣喜生異議或喜立黨與或变乱朝章顚倒是非
之謂也此則不敢言之心欝結於前發揚於今其言
非一二人之口其心乃千萬人之同安可以新進喜
事目之乎此 敎一發適足以摧多士之氣不可以
服公共之心請 猛加省念開導人心之欝塞以爲
消禍未萌之擧豈非今日之急務也更加 三思状
許伸剳不勝幸甚謹 啓

同上

啓曰臣等備位三公雖無見識亦豈無一段爲 國

之念乎安敢以有害於 社稷有損於 先王有辱
於 聖德者而附下罔上呶呶不已硬要取勝於
君上以期必從之勢乎但見臺諫之至於此極而猶
不就職人心之憤鬱異於尋常變異百出而物情不
靖不知終有何祥實有不敢言之隱憂自 上慮不
及此 宰執偏見每咎臣等以不能開陳於 先王
臨御之日而今乃生出不可從之議論云臣等不敢
蔑言於 先朝固可罪也然天地亦有塞通之時故
大冬嚴凝萬物摧藏及至春開百卉萌芽以成歲功
若一向冬嚴豈有生養之時乎當群奸把持之際人

皆垂首喪氣不敢開口及至玄月漸次就斃 先王
始萌悔悟之端此乃天地閉塞之餘泰運漸開之時
推藏之氣自此而句萌令則春陽已舒生長蕃榮自
不能已安可拘乎 先朝之事閉絕其方長之萌
芽使之欝抑以平天地之生意乎此臣等之所以不
能抑遏公論而不敢嘿嘿也自 上不諒此意而
牢執不回臣等左自惟嘆不知終至何如而憂悶者
也 聖批有曰卿等乃言勸官使速就職云自古言
官豈有取容相處分而為之進退之時乎苟若如此
則將成英亮權弄之勢復如前日芑輩擅改之日指

喉言官之弊矣惟在自 上別賜明斷速爲處置耳

臺啓

因災異待罪更申前請啓辭

啓曰臣等伏見各道監司狀 啓大風暴雨幷被諸道飛起屋尾折拔樹木漂沒田廬至於民無一粒之食此近古所無之大變臣等俱以非才非德冒處諫爕之地不能察其職事致有非常之變至爲惶恐請亟行罷免臣等之職以應上天之怒更無賢路之妨公私幸甚臣等竊觀近日以討罪伸剖之故 朝廷

啓 上下譁然一辭日聚 闕庭棄其職務鵠立 待命

已逾兩月詞訟及凡公事盈於几閣積滯如山若此
不已 國體將無以立不待他故必至於糜爛而潰
散也臣等以無德之人濫據百僚之上不能遏止物
情誠且淺薄無以感動 聖衷尚阻一命以致一
國人心鬱塞而未洩九泉幽魂將雪而未伸爻充幹
蘖尚保勲爵下咈羣情上干天和召戾氣而致變異
臣等之罪於此尤大不可冒是而在職請亟 命遞
黜慰答天人不任懇乞之誠謹此敢 啓

申請伸究削勲啓辭

啓曰臣等伏承傳 教辭意嚴切臣等不勝惶恐隕

越之至臣等老念横𫎇不能自禁區々　啓達支離不已竊料　天意必以臣等為和附群議同聲相應務欲要脅　天聽也臣等妄料則不在於此也伏見群議沸騰日甚一日不可以煩舌嚴威止之臺諫辞退無有就職之期　國勢杌隉　朝廷搔擾求所以寧靖之方未得其術惟在　聖念一悟以圖鎮靖之許而已非有他也今承　聖教峻截落々似不俯諒臣等為　國之微誠焉臣等不勝憂悶之懐伏惟少霽天威更加省念状循群情亟擧伸削之典謹　啓

同上

啓曰臣等頃日請 對之時承奉 天顔仰竭誠悃
忠賢枉死之冤奸兇擅恣之狀百般陳 啓展盡底
蘊更無餘疑竊意 聖聰之中明睿所照應有 省
悟之幾故噤嘿而退竊伏而竢矣到今庶僚下官章
疏畢陳紛紜未已臣等勢難抑止而且難塞臺諫辭退
已逾時月日再 命名終不知止其所以不知止者
亦是事體當然蓋自古未有言事未允而罷臺諫之
時亦未有不得其啓而恬然就職之臺諫雖日承再
召之命萬無以此還就之理且百僚章疏猶尚未已
而臺諫亦無經自停 啓之理公論之激日以益深

已無寧靖之期不知何術可以戢寧我邦家也反覆
百計惟有一 俞庶可以慰解人心安靜 朝廷也
請加 三思速賜處置謹 啓

同上

啓曰臣等伏見近日臺諫辭退久不就職方此秋冬
多事之際百事廢弛將不可爲 國而臺諫以不得
其言爲重凡百弊端略不顧恤一向辭退若此不已
太廟親享又將停罷至爲憂慮惶恐之至爲此而遞
之也則自 祖宗朝未有以言事不聽而見遞臺諫
之時不聽爭則亦未有不許公論而俛首就職之理

啓

反覆熟計未得善處之方且人心憤鬱日月已久而少無减殺物情爭欲臣等再率多官期以回 天固爭力請而臣等之意則以爲擧 朝廷立累日喧鬧闕庭已爲未安騷擾洶洶奔走聚會又非治世之象故不敢再擧臣等之得罪於公論者已多而亦不忍坐視而敢來陳啓臺諫亦豈以違悖義理不合公論之事敢爲固執至於此極乎伏惟更加 警省速賜處置謹 啓

同上

啓曰茲亮欺罔擅自錄勳之情狀善良被誣橫罹叛

逆之冤枉西司玉堂六卿庶官草茅章疏及臣等前後啓劄論辨殆盡已無餘蘊人心天理不諒而同此乃公論窮天地亘萬古終不可泯滅者也此意臣等亦已盡達矣自古有國有家必以公論扶持外此以圖安所未前聞乞更加聖念勉從物情快公道於善、惡、之理壯國脉於萬世不拔之基不勝幸甚此非臣等之言實出於國人公共之論非特出於國人之公共必飮於萬世之定論矣惟聖明勿以尋常舊視之臣等更無可達之意惶恐謹啓

上權左相書

書

金明胤
云々似聞物議欲治光平即金明胤君號云公論雖不可沮
遏然於鄙意頗有未安近来伊雪固已不少何得事
事盡快於一時乎若此不已則人心之不平者衆々
則鼓動之機將在此何可不慮况 先王之事朝山
陵未久遽盡更改 中宸方且持疑此際若加騷擾
則天心之改移亦所難測何不務為鎮靜徐圖太
平之治乎吾輩今日只冝輔養 君德使學問日進
於高明根基安固然後可為之事次第行之豈不裕
永夫
然無憾何必促行窘步於人心未定之前乎且永夫
亦有欲治之論云亦未知是否僕亦曾心痛疾首於

此久矣到今思之還有未安之懷此等之事當天地
黄嬪事
而容之置之於度外何如雖論黄嬪之事〻亦既往
追論無益而事又多涉於　先王先后當此亟靜之
時似不必輕動於釣意何如不惜商量更議謹拜不
宣

又

久闕奉拜空勤戀鬱近日之事僕輩之所　啓請則
既得家　允矣但盡匿乙巳削奪僞勲則物議方緊
勢不可抑遏將何以處之頃日吾輩同欲止之者非
以死者為無冤抑策勲為實有功也但見上有　慾
書

殿習熟見聞未易回 天而 主上肴難於處置之
嫌故不敢容易開端今者憤欝一開江河潰決難可
以障之姑待物論之愈久 天意之從違吾輩又出
而論 啓請從公議乎抑今則一時俱出而並啓
乎何為而可合事宜乎偽勲之當削事理甚明究枉
之應雪義所當為今既發端不可不扶持正論伏惟台
監量亟并告台右侍史謹稟俟教蓮坊老妄拜

答洪右相暹書

伏承台問示喩示寧敎勉諄功非荷見愛之深何以
及此感歎佩服不能自已僕之呈辭非以引退丐閑

亦非避事求罷也痔病雖重人所共知之症豈為此
等病輕易自退耶但此日月既久頓無差歇之期患
今則坐臥不得如人側身宛轉俯伏苦痛固不可起
居隨班然此則早晩如有復生之時則循例充位或
出或入奉依台教猶或可也第以目病日深咫尺不
能辨物行步之際雖憑杖力亦未免人扶指示猶不
見地之高下路之燥濕寘行誤陷之時居多此則傍
隨錄事書吏之所共知也至於當食之時眼前食物
必待傍人開說此為某物彼為某饌然後始得箸挾
猶未免多傷之不宜已成盲人之態子弟婢僕出入

書

眼前者亦不知其何人必聞之然後始知某為人也
今來台札字様甚大而不得認視必待日照然後見
之猶有未辨處質諸傍人始知為某字也病勢如朝
而人疑猶未解釋或指以為推托或指以為引嫌乎
生無誠心感人之行故一有所為例不見察於人也
如此追咎何益只自窮歎耳〻聾又是本症而察言
觀色乃酬應事物之機也此事盡癈而其可稱為首
相捧土揭木傴僂顛蹈於内　廷外朝乎如此而其
可與聞　國政參斷機宜乎此等迫切非干己事故
人皆不察而揣度疑似外為牢止之論耳他人豈知

他人病痛手及之然後知之矣病實如此非為所托
也天日孔明頭上昭、安可誣也昔北齊高綽之将
亡祖珽以盲人為相時人以盲老公目之卒致覆敗
僕之事不幸而無乃近於珽之為耶雖嘗被裁盲聾
之人義不可冒居鈞軸取笑於一時貽譏於千古也
此僕之出處本末牽綴悶迫者也僕近來久患毒痛
心疾又發燥暴無常語多不倫遇事妄發令此之言
亦無乃隣於此耶直欲盡言所懷不覺觸犯台監耳
何人身無病患靜坐靜聽看書玩理以誤此生耶僕
今雖丐閑得退明窓反如漆室晴日変為昏荒看書
書

不得操筆難書已矣此生更無滋味徒成悲惋并惟
台諫言多草代不能盡意奈何謹復

仁宗大王入祔 文昭殿議 己巳正月

仁廟賓天之後當時諸臣不顧禮義率意穿鑿不祔
文昭奉諸 別廟物議憤鬱以此一事足以感傷天
地之和群議以為當於 明廟祔廟之時應入 文
昭云此事義理甚明但 仁廟與 明廟雖當為一
世位數稍加 文昭舊殿稍增間架然後可以奉安
臣等與禮官請先奉審本殿形止預為修繕 此則出於退溪年譜中乃是初議而遺稿中劄子乃是後議也其劄子曰乞依臣前請云者正指此議也

有明朝鮮國嘉善大夫忠淸道兵馬節度使尹

公神道碑銘并序

公諱汝諧字和仲坡平人遠祖諱莘達佐麗朝定三
韓其曾孫瓘仕睿廟朝位侍中擊女真開土疆子孫
世為卿相入我朝有諱承禮為版圖判書子璠為判
中樞府事　贈領議政坡平府院君諡貞靖即　貞
熹王后皇考是生士昀甲科第一官至工曹判書贊
文閣大提學參輸忠協策靖難佐翼功封鈴平君贈
贊成諡成安子甫工曹參判　贈領議政坡陵府院
君娶宗室永川君女以成化庚子十二月生公公自

尹汝諧碑

幼氣宇脫亿年十五坡陵卒去文習武中辛酉第補
宣傳官時燕山悖亂公坐內子門禍謫北方明年乙
丑賴大夫人賂內嬖移忠州丙寅　中廟龍飛昭雪
冤枉公亦北還丁卯又拜宣傳官轉訓鍊院主簿改
司憲府監察秋陞都摠府都事冬除訓鍊院判官戊
辰遷軍資監尋改司僕寺庚午遷內贍寺丁外憂壬
申服闋又授軍資判官癸酉遷尚衣院丙子又入軍
資監丁丑陞僉正敦寧府俄遷訓鍊轉儀賓府經歷
乙酉副敦寧正丙戌移訓鍊戊子陞正敦寧辛卯移
太僕甲午轉通禮院右通禮秋加通政授永興府使

治尚禮教政以寬簡民有去後思丁酉考滿授衛職
兼五衛秋拜僉知中樞府事遷衛職兼五衛冬拜敦
寧都正戊戌選授忠清道水軍節度使廉潔簡肅得
遐和己亥病辭拜衛職帶羽林衛將戚遷五衛將秋
又入敦寧兼帶如舊辛丑出倅南陽府賦均民安冬
擢授忠清道兵馬節度使推誠任下撫禦有方南人
咸戴遐邇無刁斗警壬寅病辭拜衛職癸卯復拜僉知
秋進嘉善除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公雅不能阿時
輩言者不知公為人論不已不果行以嘉善授衛職
乙巳復入敦寧自是懼盈滿絕意宦路惟杯酒自娛

尹世譜碑

祕公猶子任以　東宮舅頗用事士大夫多附者金
安老爲執政後日訐與之昵公每顰蹙曰任乃無識武
夫容接僉壬干預　朝政終必蹈禍逮　仁廟朝任
尤高貴公愀然有憂色及禍作如其言人服先見公
天資高邁讀書通大義識見超詣言論行止自有賢人
君子氣象見善樂道聞義慷慨貴驕榮貪者視如狐
鼠不治産不惜財朋戚貧窶者傾家周之己卯禍起
常歎善類之傷其義聲播在朝野任之死公當坐謫
文定王后箚內教曰尹汝諧必不預邪謀置之時論
亦知公無他而言者以爲律不可挽竟謫忠州明年

丙午十二月歿享年六十有七孽非己作而卒于謫中人皆傷悼翌年三月葬于交河縣尾洞里卯坐酉向之原從先塋也夫人李氏判中樞府事廣陽君世佐之季女遠祖諱集麗季登第有詩名號遁村子孫世顯有諱仁孫右議政謚忠僖於夫人為曾祖忠僖生子五俱登第為將相諱克堪為刑曹判書謚文景佐光廟以功封廣城君即夫人王父也外王父趙公諱瑾官至觀察使亦漢陽右族夫人生長法家禮義性成擧止中則又有孝友之行廣陽鍾愛為擇配歸于公尹氏族大而貴內外尊顯夫人入門儀度閑

尹世諧碑

詳饋献牽禮親賓交賀家居事姑盡誠佐君子無違
公伯兄汝衡以　章敬王后父貴盛而太夫人常居
公第盖安夫人之孝敬也夫人治家奉祭盡其誠敬
至於縫紉紡績兇服生産各臻其工皆有條理其行
能六親咸取則至於葉掖皆傳法焉公喜賓客常置
酒時有酒失夫人輒規正公名德之盛内助為多先
是公曾祖貞靖公以下三世伯兄汝衡實奉其祀及
任誅坐廢以貞靖　國舅不可絶祀乃請于朝以其
宗祀歸于公夫人承奉祀事蘋藻酒醴手自調劑不
懈益虔懿行本末具在墓誌生三男二女長曰仁先

歿娶判決事鄭洵女生一女適監役卞希詮生二男
一女男曰乾元皆幼次曰侹寧苑署別坐娶忠義衛
李孝舜女生三男曰起畎造紙署別提娶儒士權審
女生一男二女皆幼曰起莘起聘俱未娶次曰健禮
賓寺副正娶領議政沈連源女生二男三女曰起禎
尾署別提娶郡守宋世勛女生二男一女男曰瑜曰
琬皆幼曰起祥未娶女一適監察權和生三男曰矍
曰瞿皆幼其二適監役盧樀生一男一女皆幼其三
在室女長適儒士李誠生一男曰大進慶基殿叅奉
娶察訪許墩女李適縣監安汝敬早歿內外諸孫共

尹泄楷碑

二十三人皆敏悟英毅好善悦禮天其以斬于公者
拖手子孫以大其門也歟況二子俱性孝祀死事生
皆盡其道奉夫人怡〻每遇開筵並群子弟衣冠上
壽歳以為常又用公恩爵貞夫人專家享福餘二十
年夫人可為食其報矣夫人以弘治壬寅生以嘉靖
丙寅九月卒于濟生院第壽八十有五以是年閏十
月十日祔于公塋夫人於彼慶為叔姑又長于公之
門知公為最詳是為銘〻曰烈〻大夫頎然其長必
謙氣豪智圓行方維身之屈乃德之光婉〻夫人婦
道孔臧子孫振〻承祀無疆為善之報永世彌彰

有明朝鮮國掌苑署別坐禦侮將軍行忠佐衛
大護軍尹君墓碣銘 并序
君諱侹字景直坡平人節度使諱汝諧之仲子也工
曹叅判 贈領議政坡陵府院君諱甫之孫曾祖諱
士昀甲科壯元工曹判書寶文閣大提學錄佐翼功
封鈴平君 贈賛成謚成安高祖諱璠知中樞院事
贈領議政坡平府院君謚貞靖是生 貞熹王后外王
父判中樞府事廣陽君李公諱世佐亦廣州世家也君
自勝衣承太夫人教學于吾兄弟至成德君性醇氣
和早知向方好古篤信聞人善嚮慕若不及孝友純

尹侹碣

篤無違行其所從遊如柳希春盧守愼朴民獻李
俊民皆一時名賢嘉靖乙巳先府公謫忠州君隨往
供奉勞悴及歿謫中居喪一遵古禮自是奉大夫人
晨昏定省朝夕吉甘未嘗不親其所以悅耳目而養
心志者無所不至太夫人專居二十餘年家業雖損
舊常有富貴之樂君伯氏亡無嗣先府公命君爲家
嗣且因門禍得主宗門之嗣營立家廟朔望夙興參
謁四時享祀一依朱子家禮凡祭饌極精必點視少
不如儀終夕不悅忌日泣行祭如初喪哀慘之容竟
日不變與弟副正君友愛甚同侍太夫人笑語怡怡

未嘗相離嘉靖丙寅九月太夫人壽八十五以天年
終君哀毀執禮輟食哭泣者數旬舊疾猝發凡二日
晷殞于殯側距太夫人歿僅二旬也君以正德乙亥
生歿于是得年五十有二君見門衕不樂仕宦不數
數於舉業至是始以公薦爲別坐爲官未十朔遽罹
苫凷之慟竟至滅性痛哉君娶忠義衛李孝舜女生
三男長曰起睟爲造紙署別提娶儒士權審□女生
一男二女皆幼次曰起莘起聘未娶皆敏悟好禮天
其以蕃于君者而施于是乎是年閏十月初三日葬
于交河縣尾洞里先塋側卯坐酉向之原余於君爲
尹侹碣

表兄知君者莫如余叙其顛末而為之銘〻曰玉潤揚休和順生色既孝且友天賦之德胡嗇其年種而不食脩短等死當分淑還况有多男好禮而直濟美流芳歷世無極

柳西崖文殿昭記事

國家於宗廟之外別立文昭殿于　景福宮東隅延春門之內為寢殿自西而東以奉　太祖及四親神主以事生之禮事焉此世宗所定也後　成宗追崇德宗而以　德宗與　睿宗為兄弟不可并入文昭殿別立延恩殿於神武門之內以文昭殿之禮祀焉

乙巳 仁廟昇遐三年後議陞祔當時議臣李芑等
以為文昭但享四親若 仁宗陞祔則 世祖當祧
而 世祖於當代親未盡不當祧請姑祔 仁廟於
延恩以此 仁廟入延恩人心憤欝以為李芑等有
疎薄 仁廟之意而然也戊辰 明廟喪畢禮官請
與 仁廟同祔文昭殿議定而後寢及前殿皆狹窄
不容一位於是遂於後寢東加造一間屋并前為六
室而祧 世祖主以次而祔獨前殿合祭時 太祖
居中四親主東西相向為昭穆之序 仁廟與 明
廟雖兄弟同一位而室則有異無餘地可設大臣與

禮官再三奉審而無以爲計時退溪李先生在朝
建議曰前殿之制東西長而南北短若依古廟制正
太祖東向之位　太祖遷居西壁下東向二昭二穆
以次而列南北相向則殿內有餘不必改作而亦爲
因事復古之美矣李公某爲首相不必以先生言以
然以爲　祖宗所定坐向不可改易而屋制古今有
異雖改坐向殿內終有不便於周旋者群議紛拏不
決而先生亦去國矣李公旣而請仍祔　仁廟於延
恩而併祔　明廟如乙巳諸人議於是臺諫侍從群
起而攻之余在翰院上疏極言其罪李公亦上疏自

解其議而更從群議然前殿終是狹窄不能容床卓無可奈何户曹参判柳景深立議以為祭器形制太大以此不能容當更鑄祭器使之適中則屋雖依舊不改而恢乎有餘地矣衆從之遂設都監柳公為提調改造祭器行用而 上未之見也一日 上親視膳于文昭殿見卓上器皿皆變舊其制陋小膳皆減削大怒悉命打破新鑄器不用任事者懼得罪竟無事

謹見記中有曰 仁廟昇遐三年後議陞祔當時議臣李芑等以為文昭但享四親若 仁宗陞祔

則 世祖當祧而 世祖於當代親未盡不當祧
諸姑祔 仁廟於延恩以此 仁廟入延恩人心
憤鬱以為李芑等有踈薄 仁廟之意而然也是
專以 仁廟之祔延恩為李芑所為也此則大不
然矣何者曾見 先祖文集中論 仁廟祔文昭
劄曰臣於乙巳禍作之初為李芑林百齡等所嫉
惡屢欲加罪而無名可指出臣為平安道觀察使
故丁未年祔廟等事了不聞知其後任滿還京始
聞物議藉藉皆以 仁廟奉安別殿為憤鬱其後
尹漑語臣曰 仁廟別祔於爾意何如臣答曰身

在遠外如此等事不曾理會實不知首末云瀜曰我與沈連源同議以為　仁廟今當入祔則　世祖當遞遷矣但　世祖於當代親未盡不得已別祔　仁廟我乃遭喪去位連源仍我言建議別祔而今者物議歸咎連源深為未安云云則當時祔議之所從出事之為顛末在今可見而不可誣且以此告于君上則益知斯言之非浪乃大臣相與之實迹而亦可想尹相不避時謗不自隱而自當之賢矣公獨不見於此耶其奚以　仁廟之祔述恩為苞之所為而繼之曰李公請仍祔　仁廟於

廷恩如乙巳諸人議云、歟李芑乙巳釀禍之人
也至今謂芑等為乙巳姦人此非泛然可比之人
也 仁廟別祔雖違一時物議已非李芑所為則
芑惡雖貫盈豈可以非其所為者勒歸而喻人於
不當喻之人以眩後來耳目也其間措語本意有
難曉者吁可惜哉且 明廟之喪出於丁卯則其
喪之畢必不在於戊辰而記曰戊辰 明廟喪畢
云云 國朝禮備君親之喪皆畢於三年遵中庸
貴賤之通喪而未知 明廟之喪獨於朞年而畢
之耶先生一代之名相也若使後世見公此記則

必曰李某附同於李邕議 宣廟不行三年畏一
記鈇鉞君臣胥陷吁可惜哉是誰欺歟且曰李公
亦上疏自解其意而更從群議然前殿終是狹窄
不能容床卓無可奈何云則想其時諸大臣之意
無不欲祔之功屋制致然更無可為之事而當時
論者不諒於斯謂為當事者之過也過為不似之
論也明矣至於户曹叅判柳景深立議祭器形制
太大以此不容當更鑄祭器使之適中則屋雖依
舊不改而恢乎有餘地衆從之遂改鑄祭器行用
云云則是小其器使容六位也然則 仁廟似是

入祔文昭矣末又曰一日　上親膳於文昭殿視
見器皿皆變舊其制陋小膳皆減前大怒悉命打
破新鑄器不用云云改鑄而小其器皿者為容六
位而乃（後）打破小器而不用則必依前大其器矣依
前大其器則六位亦必如前不容矣六位不容則
仁廟似當還出而今記中何無此等結末處置歟
然則　仁廟還出不祔耶器雖還大曰安不出耶
實未知其去留之如何也噫元不記此事則已記
則當詳為吾　東典故之一明文可也奚為是失
實不該之語起後來疑惑之端歟此亦稿未畢斷

簡抑編集之致漏者耶吁可惜哉嘗考東閣雜記亦記此事有曰 仁宗將祔廟 世祖當祧遷命朝明宗 東西班二品六曹叅議以上議之皆以為仁廟祔而 世祖當遷 上答議得曰 世祖乃當代四親之主功亦莫大遷之未安欲於延恩殿別祔 仁廟何如領府事洪彦弼等論其未安至於四啓始允之過數日復招大臣諭以 世祖不可遷 仁廟祔延恩之意大憲安玹大諫李蓂副提學周世鵬等論 仁宗不祔文昭未安之意或啓或劄太學生鄭琚等亦抗疏論之竟不允令

上朝（宣祖朝也）明宗祔文昭時曰相臣李某等議啓
并移祔仁廟而若拘於五室之制則睿宗亦
當遷故以仁明二代爲一室云云此亦吾東實
錄信文行于世有徵於後者久矣然則前以尹相
之言證之後以東閣之記考之祔議之不從邑出
斷可驗矣所謂從乙巳諸人議者獨何所據歟後
之尚論之士必有所考之者矣（松曾孫必行所著）

梅山錄

年己巳章敬王后尹氏汝弼之女任
生乙亥三月
年娠此兒時神
人世須命名以億
以億命二字于其
閤內蒙幾聰覩察之言訖賓天中廟親從審之則字
畫宛然悲痛特甚兒名以此世傳資禀生知上聖孝
友出天宮中一日衛火東殿將爛燒世子正冠帶坐
使左右侍御皆出惟小宦挽衣號哭請出答曰不可

梅山錄未知誰家所撰而敷
錄傳頗浮誕無足信據姑
聊此附書以備參考

上朝（宣祖朝也）　明宗祔文昭時曰相臣李某等議啓
并移祔　仁廟而若拘於五室之制則　睿宗亦
當遷故以　仁明二代為一室云云此亦吾東實
録信文行于世有徵於後者久矣然則前以尹相
之言證之後以東閣之記考之祔議之不從邕出
斷可驗矣所謂從乙巳諸人議者獨何所據歟後
之尚論之士必有所考之者矣（松曾孫必行所著）

梅山錄

仁宗榮靖大王諱峼母章敬王后尹氏汝弼之女任之妹也壽至二十五而毋儀和敬辛亥生乙亥三月誕 仁宗即薨、時啓于中廟曰上年娠此兒時神人自天授一佳兒以明年三月當生人世須命名以億命愼毋忘也覺而異之即操筆以識億命二字于某閤内第幾窻願察之言訖賓天中廟親往審之則字畫宛然悲痛特甚兒名以此世傳資禀生知上聖孝友出天宮中一日衛火東殿將爛燒世子正冠帶坐使左右侍御皆出惟小宦挽衣號哭請出荅曰不可

上朝(宣祖朝也) 明宗祔文昭時曰相臣李某等議啓
并移祔 仁廟而若拘於五室之制則 睿宗亦
當遷故以 仁明二代為一室云云此亦吾東實
録信文行于世有徵於後者久矣然則前以尹相
之言證之後以東閣之記考之祔議之不從色出
斷可驗矣所謂從乙巳諸人議者獨何所據歟後
之尚論之士必有所考之者矣(松曾孫必行所著)

梅山錄未知誰家四樓出而成為
錄語頗浮誕然亦無依據矣
聊此付梓以備博考

蓋其意以為中廟將傳位於小子 明宗故將以燒
死為定時上熟寢適寤驚惶跣至東宮知世子不出
大廈摧折於火光中祥如霹靂上痛哭呼曰億命出
億命出始知燒火非上意挾小宦飛蹈烈焰中蓋未
知誰氏而禍也係哉文定勒移其罪於朴昭儀及其
子福城君嵋唐城尉洪礪而媚之一女亦致閭閻絕
骨肉恩世子乃伸救 梅山錄
及上大漸水漿不入口累日及薨世子毀絕而復甦
故蘇齋盧守慎詩曰三年短制心爐漢五月居廬禮 穌齋說
過膝蓋記實也啜粥朝夕寢處苫塊以服表七箇

栗熟
半日到東萊義州
蘇齋挽

月而薨嗚呼痛哉及卽位世傳上逐日問安於昌德
宮 文定后御處文定喪服於明宗伏庭而泣曰
吾母子命懸大王願丐生爲上相對痛哭曰生不如
死以此疾劇終至不救 梅山錄
對小臣如大賓乙巳六月上候已至十分地頭思嘗
新寀漢江邊一木成熟進御時人異之 上仝
在位二年宗周七月壽三十一諱傳深山窮谷莫不
悲痛而哭聲發於都城未半日到東萊義州云 上仝
蘇齋挽詩曰庙表全心德懷名百行源衣裳都不見
社稷欲無言天靳遐年壽人含萬古冤春坊舊僚屬
梅山錄

五奸

惟有右司存 上仝

荇（李元祿即）之子芑之任屢諫厥叔脫退溪於杖疑已百其不被禍時皆

元祿力也芑啓任元祿心附逆賊殿刑三次後遠配

以杖重不得辭別之意使其子傳於芑〻曰汝父真

吻父也吾經殿杖十二次猶能出入云其言無異尉

狼一時忠賢之魚肉固不足怪也北窓鄭礦濂古鄭碏皆

順朋之子屢諫其父北窓從以不食死若任士洪之

子熙載金安老之子禔號醉軒亦諫厥父云意以殺君

子奚生於其至醜之地歟故清議有曰惜哉礦之賢

生於順朋之家也五奸者尹元衡之凶惡李芑之不

安名命史

普雨

測鄭順朋之陰譎許磁後悔曰我不免小人後以忠剴勤謫死栗谷曰許其悔可
也之按以鄭彥慤代之林百齡之邪毒金明胤之奸黠
其餘陳復昌具思顏宋世珩崔輔漢崔彥浩之徒皆
是一班云芑初錄衛社勳時啓請出時史以棲武定
寶鑑安命世草有曰極前殺三大臣謂仁宗殯前也
殺者謂無罪也三大臣謂任權仁淑也詭傳普雨事
僧名不可傳說也文定大妃並皆轘裂其四肢條條上仝
成大谷偈之曰事往差何及懷覽淚滿衣波乾龍爛
死枯到鶴鶩飛地下忘恩怨人間說是非仰瞻黃道
日誰詩掩光輝乙巳罪人聞皆痛哭詭傳文定王后

恭懿

覺後晉雨以罪請濟州尋自長髮曰僧時之罪還俗
則當無罪因迄命捕誅上同
諺傳文定侵辱恭懿無所不至日徵好膜五輿揺地
埋之恭懿至於斷奬市物其減削例進憂惱苦境不
可勝言其喪退溪獻議當用服嫂之禮高峰以爲宜
服三年退溪曰若非奇彦明則幾不免爲萬古罪人
奧高流陳自失可見退溪之舍己從人也領相轍引宋
高服元祐太后例定主上杖期金德輝曰明廟承仁
廟仁廟上承明廟當爲承重服三年大臣朴淳等爲
是遂定行上仝

青蓮集

行状

公諱後白字季眞號青蓮延安之李爲東方大族其譜云唐中郎將李茂從蘇定平邦百濟留仕新羅受籍于延世有聞人麗末有諱係孫以文忠公李齊賢之婿官至工曹典書於公八代祖也高祖末丁禮賓少尹 贈延城府院君觀察使以文章爲成廟朝名臣祖與考兩世 贈職皆以公貴也正德庚辰四月十一日辰時公生爲幼沈黙小言笑聰明絶倫未十歲父母俱沒與内外諸從七八人幷鞠于伯家父

家哀慕執喪未嘗與群兒渾處笑語一日往宗丈家
宗丈饋以醴酒却之不飲問之則曰此雖醴既名以
酒不敢飲一坐莫不嘆嗟年甫十歲與盧玉溪禛梁
牧使喜學于表公寅之門一時學徒十五人以次受
學公年最少常居末席聽諸人所受書一皆背念其
中有性理大全書矣表公聞其然招使試之公遍誦
十四人書如熟讀者然表公大加驚異曰未知古有
如此兒否嘗作瀟湘八景歌詞傳播京中或勝諸樂
府自是拜名益振京師文士皆逢其至時年十六矣
屢魁鄉解至京師名公巨卿重其名多禮敬之然公

既早嬰風樹無心進取放跡林泉舍後有蒼松因自號松巢峒隱李公義健孤竹崔公慶昌玉峯白公光勳諸人從之遊公少時李芑謫康津時人稱芑有學公從而學焉留數日即歸人問之則曰吾數日見其處心行事而歸矣問曰何也公曰凡於毫末一皆秘之不欲人知之君子心事豈宜如是也同鄉有柔乙巳僞勳者勢焰熏天猶重公名欲一見之公嘗在山寺讀書其人託於遊獵與鄉人相約而至公聞之移棲以避之遭母喪守墓三年朝夕上塚不廢風雨終始如一日柳眉巖希春林石川億齡相謂曰純孝出

李青蓮

於天性雖古之孝子無踰於此推以自盡於方喪必素食三年清溪柳夢井健齋金千鎰一時之名儒每有禮文徑庭經理疑晦處必往復問難每嘆曰論辨精確真非今世人所可致及年二十七中司馬三十六中乙科戊年歷敭清顯與奇大升齊名正色立朝有壁立千仞不可奪之氣像其履歷則初補槐院薦入承政院爲注書侍講院說書司書司諫院正言司諫兵曹正佐郎吏曹正佐郎議政府檢詳舍人弘文館應教典翰又當選居湖堂丁卯以遠接使從事官往迎詔使其年擢拜承政院同副承旨司諫院大

司諫兵曹叅知叅議未久還入政院至都承旨辛未
以文臣庭試壯元加資爲禮曹叅判司憲府大司憲
弘文館提學吏曹叅判辛酉以辨誣使赴京還陞嘉
義錄光國勳後追封延陽君甲戌以大臣薦特拜刑
曹判書乙亥關北缺監司時本路歲凶且有邊警上
難其人合時在羅散中 上特命授之道在遐遠無
名之賦不法之事狼藉無藝公至悉理而蠲革之威
惠并行一路澄清後許典翰對以御史巡撫本道遍
溪洞小民則必問李判書好在否對以其事志諸冊
子而美之入爲吏曹判書兩館提學銓選平允士論

李青蓮

重之公久負文望朝夕當秉文衡而其時處其任者
久居而終不歸之公物議甚歉焉壬申春年飢 上
命畫工寫流民圖作屛十帖 又 命公逐帖賦詩以
進以寓觀省焉 仁聖王后升遐朝廷論服制不一
公請 上行三年之喪據禮引經明白精當羣議推
推爲第一 上竟從之柳相成龍時在玉堂誦公文
敬服曰此老以學其至此耶爲寫一通置之几案并
書公論議政事一册以自玩賞焉戊寅以戶曹判書
乞暇省墓于咸陽十月初七日病卒訃聞 上震悼
隱卒之典有加焉特 命以經護喪歸葬于坡州廣

灘上先塋之側子坐于向之原康津章甫立祠俎豆
之夫人洪氏郡守誠之女男善慶察訪三女適安昌
善奇誠獻朴峯賢察訪男泰吉有吉復吉益吉井吉
伯季皆縣監仲叔皆縣令葬三别提四女為柳希成
崔堅李振先金搩妻曾孫壽仁友仁克仁業仁好仁
壽仁文科典翰有廉退節克仁文科持平玄孫碩亨
系奉碩耉碩臣碩賓碩昌碩寬并庶出十三人公器
局峻整神彩秀朗見識通透言論明白蓋優遊而渾
厚也正大而從容也平居夙興盥櫛端拱危坐研覃
經傳沉潛奥義踐履篤實至微細事未嘗放過見事
李青連

理直實處確然自守不隨俗依違至聞人善言見人善行必沛然從之無所疑貳 宣廟初服李文成公諸公以爲乙巳之禍甚於己卯若不伸雪人心拂欝無以爲國遂協力竭心爭論不已雖以李文純之高明亦不能無疑於眞僞之辨矣及 宣廟允從羣議當有頒教中外之文諸賢皆推筆於公公不辭應命其所以折禍敗之源流斥群邪之奸欺著明廟友愛之情發鳳城冤屈之狀明白痛快至使讀者感激而流涕論者謂不獨文章出等其志氣之發華可見於此云爾自是論議大定以啓 宣廟清明之化公之

切可謂大矣　宣廟嘗命臣作國朝儒先錄序臣上
明道學之淵源次叙傳授之統緒老成典要人無間
言臣可謂知言之君子矣不有眞知實踐之功焉得
而與此哉古人云一臠可以知全鼎況此數件文字
不止一臠而已乎其爲都承旨也終日端坐嚴毅不
可犯廳中群然無敢閑語至於內間女侍相戒曰今
日李某入政院矣惟恐語聲之出於外也　上以故
久任於是職其長銓曹也有族人來有請臣正色出
示一冊子蓋錄才行人姓名也其人亦在其中矣臣
曰吾錄子名將以擬望矣惜乎子若不言可以得官
李青蓮

矣其人大慙而去公無注擬時必遍問於郎僚論議
歸然後用之如或有誤則終夜不眠曰我欺 主上
矣公嘗以清白見錄李文成先生補之曰李某居官
盡職律身清苦位至六卿寒素如儒生居至盃盤冷
淡人服其潔思庵朴相公嘗於筵席啓曰李某可以
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云嗚呼以公之才之德當
宣廟盛際倘任經綸之丕責則其所猷爲必有可觀
者以故物論皆望其朝夕入相而公則病矣可勝惜
哉乙巳之禍圭庵宋文忠公余曾叔祖也以一世領
袖而受禍最酷含冤九原殆三十餘年矣至於萬曆

丁丑合文一出神人竞憤一時清雪余每景仰於心如一日也今碩亨以行狀千里來托余不敢修辭而蒭錄如右以俟立言之君子云 青蓮集

李青蓮

月汀集 漫錄

嘉靖癸卯年殿試尹長源入場見盧寡悔之作語同入試場者曰作者不可及寡悔未非以長而乃角能製君出榜寡悔定作壯元彥父榜眼我則探花既放榜盧果壯頭東軾第二尹春年第三長源為二甲一名長源謂人曰我不知有東軾終作第四名蓋我國呼東字如渠〻軾誰某之稱為謎語以譏之也 月汀謾錄

己卯之禍具合壽福以建佐見羅無以歸外舅㦖之令下去已之報恩別業具合歸但往報恩既而外舅之奴幹農事者厭具之居于此而使與猶已奴也譊

月漫錄 尹潔 具壽福

于外舅曰自佐郎據農倉虐奴子輩將不得保存外
舅不察遽怒而督令黜之時值冬月其令既被黜單
僕瘦馬雖登途顧無以之行色悽沮有一豪士自併
而感章僕從辛黃劈蒼而過以其令之彷徨路左不
移時凡兩遇焉豪士忽於馬上揖令其曰子何人而
踽踽若是其令略語以其故豪士即請下馬鋪毛褥雪
上相對談話矣雖斟酒以勸之間懷有如素交因與
共歸其家云 月汀漫錄

林錦湖亨秀早登耳第驟躋顯仕性豪邁不羈使氣
凌加人雖先進年長者輒以慢語凌侮之獨知敬重

退溪先生不敢加之嘗詠中靈川潛以畫墨竹曰靈川筆下碧琅玕湘口高標雪月寒揀箇詩人誰得似清癯宜並退溪看其尊之也至矣後牧濟州亦寄退溪詩曰高義吾君我不如詩來情款溢言餘本知卞玉能成刖未及羊腸可覆車浮海宦情今已苦買山歸計未應踈江梅開落誰相問萬里空傳尺素書林合見忤乙巳權奸自濟州羅還本家羅州父母俱在忽有命竟不免陷死精神不爽有如從容就死者然雖無學力亦天稟素高也 上仝

陳復昌方長三司勢燄薰炙名士鮮不往見者家在

月漫錄 林亨秀 趙士秀

蓮池洞路傍凡仕成均館者必往過趙松岡士秀爲
大司成三年一不歷訪其介愼足尚云 上仝
李輝當初有擇賢之說其說傳播李相爲保全門戶
之計令仲悅上疏自明重吉合時在政院貽書責其
子曰我每以李輝爲生禍之人責汝勿交到今禍機
雖迫豈可賣友求生 缺

李潤慶謚

柳而見爲應教時將往議李判書潤慶謚歷拜左台
蘇齋相蘇齋謂柳曰判書是有名宰臣且南征時有
功且多清德須以美謚謚之曰柳諾乃以懿肅翼莊
勝敵志強曰莊懿度判事得宜曰度備望報于政府朴思菴時爲

刪

首相合坐勘啓時謂諡號未盡其實還下改諡蘇相
曰此論極當與右相林林塘同辭以告 缺
林塘嘗言柳子光書有武靈府院君鷹揚上將軍加
資官教常坐於東班領議政之上文翼公親見而說
與林塘云 月汀漫錄

尹元衡爲奉常正時議將啟之李領相止之曰宰相
同生猶可爲階梯職以 中殿同生而可不除此職
乎及陞堂上以管押使赴京恐被罪不得生還其希
判壽聃係其友無事元衡果得無事往還深德之及
乙巳獄起李相以仲悅叔父出爲平安監司其合生
月漫錄 李潤慶 李浚慶

圭庵
芑

廢而陳復昌疏陳 先朝善人不可無幼冲嗣服之
初即收叙皆元衡之力也 上仝
宋圭菴麟壽以李芑知大學性理等書每往其家訂
問及金慕齋入來圭菴往拜慕齋極言芑實不知學
麄險不可見圭菴前此緣芑家在合趨衢路傍常歷
訪自此絶不往芑憤曰宋某聽金某之言乃不見我
耶遂深啣之聞之宋判書 上仝
蘇齋言李仲悅以吏郞不薦尹春年春年投疏以為
尹任 殿下之賊逆元老 仁廟之逆賊元衡獨不
為 仁廟之逆賊乎此則分明指認有同結案矣 上仝

尹春年

金慕齋傳究墳典鮮難曉語慕齋亦以精通自負有高峯上舍居在利川嘗劉記慕齋未曉文字凡十五六條聞滄洲尹春年能解人以未知文字委往問之則逐條剖釋更無疑難云聞之家直長眉老者如此以謂高峯聞其姓名而忘記 上仝

尹春年

盧蘇齋與尹滄洲同年進士蘇齋晩自謫以還爲副學余爲直學在玉堂嘗於一會時余問滄洲一生以曉音律自負果有此耶蘇齋答云此不過囈語耳蓋絶不以知音律許之也 囈語云〻一本作此不過邪妄之氣以使 上仝

蘊齋

良才壁書鄭彥慤告変之後一時士類定罪時陳復月漫錄 宋麟壽 尹春年 盧守愼

昌尹春年力救蘇齋脫於死籍而謫珍島 上仝

蘇齋言金弘度少時學於我奉使入来珍島訪我仍言近有孫放謫吾之議先生當不久放還矣其言殊跦脫果未久而金敗又言尹彥久奉使入来珍島訪我而去自是奉使者每歷訪焉 上仝

盧蘇齋爲銓即時方負一時重名適與陳復昌同入試院考卷之際而入俱擅場罷場後蘇齋嘗一造復昌之門值其不在留刺而還復昌深幸之每持其刺誇示来訪者曰寡悔訪我值我不在而去以其留刺也云丁未寡悔得罪時陳營救薄其罪譴云 上仝

陳復昌

陳復昌贈徐花潭詩曰春半好花開又落雨餘潭水濁還清蒼髯瘦骨多奇態盡取拾巖以記名陳是何人而敢勸花潭改其號耶可謂不知量者矣 上仝

陳復昌

許監司太輝嘗言陳復昌雖小人頗有才朝廷若駕御用之則非全然不可用之人至於李無疆則惟以聽權奸指嗾搏擊善良爲事而已更無他才小人之絕不可用者也 上仝

李無疆

李無疆諂附李芑方爲兩司亞長而士論則甚鄙之玉堂錄本館圈點之日一館之官皆字無疆曰景休今書當被錄無疑及其圈點訖考無疆名下則乃無

月漫錄 陳復昌 李無疆

一圜逕相與陽驚曰李某乃不得叅於今日之錄耶

一掾鄙其人不肖圜其名下者真情也而外作陽驚

之語亦可笑也上仝

庚午年請削乙巳僞勳政院啓辭

人君之慶賞刑威一聽於人心而已人心之離合卽天命之去就可畏不考乙巳之是非 殿下非不知之而尚且遲疑不決臣等亦非不知 殿下重難之意自今一國人心洶洶不定不欲使是非淆亂於後世雖在數十年之久而合論齊發不謀而同時月已變而人心之舊發猶一日勢不可力遏亦不可威制若此不已恐生他变有大於此者請速快决以定人心 梧陰集

鄭順朋 盧蘇齋與丁璜爲同志莫逆之交當時宰相稱好善

梧陰集削勳啓

者以柳仁淑鄭順朋為首柳冠則限飲食一以宰相
自處鄭草笠悪衣儉素自持故人有優劣於其間蘇
齋與丁合約共拜於鄭家先通其意其日適以他事自
至夜分往則鄭明燈待之正朋迎入丁合退謂蘇齋
曰此人情事殊非自然云 上仝
乙巳七月 仁廟在殯諸臣會于賓廳皆欲殺尹元
老先行後聞令宰相次々諧政丞前言其可否李原
吉以尹右就前曰今時異於前日 大王大妃在上
豈可不稟而擅殺其間氣乎云出戶時宋圭庵麟壽
怒形於色怡而語之曰原吉此議吾所不取也李相

未久出為平安監司時事漸變士林之禍久而不絕
尹元衡德元吉之救引而置諸正卿此乃諸臣徒惑
於前日大小尹邪正之說而不知通變而善處之卒
取魚肉之禍惜哉 上仝

黃岡實紀

癸丑上劄論寢庶孽通仕之議時尹元衡擅國爲其賤産地有是議故論之 年譜

乙卯拜吏曹佐郎時當乙巳士禍之餘人心戰敗不復知有清議先生在銓曹與金公弘度金公虬諸人爲友激揚清濁分別是非以爲通塞之權衡 上仝

丁巳爲元衡黨所擠削奪官爵門外黜送先生始在槐院因事忤金汝孚汝孚啣之以先生與金公弘度忤尹元衡之事語告於元衡汝孚請於金公虬謂其母病將死願爲舍人以庀喪而歸輒宿於娼家先生與

諸合共斥其惡汝孚日行謗於元衡元衡之黨判書
權償爲之謀主一隊名流或竄或罷而先生乃不免
退居于忠淸道連山先墓下孤雲寺之傍闢一堂扁
以靜會財以書籍與鄕黨子弟講其中 上仝
丁丑　仁聖王后薨據禮倡議以定服制時禮官禀
議服制于大臣領相權轍定　上服爲齊衰杖期先
生倡言曰　明廟承　仁廟之統　主上承　明廟
之統爲人後者爲之子當行三年之喪而思庵又是
先生議故事遂行○遞付護軍 上仝
戊寅五月十九日　經筵大憲金集以宋侍壽具壽

伸

聃安名世追贈鳳城君賜祭白仁傑廉毅事進啓
上答曰追贈重典也必如推鋒陷敵致命國事或抗
義死節或事君盡忠有功於民然後乃可擧也如此
人輩假曰非詳不過自於朝中分彼此因以取死耳
豈可為廉毅武鳳城賜祭亦不可輕爲白仁傑退老
鄉曲予實未忘但若因乙巳直言爲題目而加職則
亦不穩當 禹伻旨伏龍東溪日錄
國家自乙巳斬伐以來羣邪滿朝賢士屛息利欲滔
天義理晦塞道路以目四方莫不嗷嗷於斯時也國
勢之危鞠若綴旒合與思菴存齋及金合某李合後
黃實

白等諸人同德戮力有以正　君心培士氣維持其間庶不至敗而　明宗末年　上意大悟始乃屛除奸兇轉移風習遂使合論行於朝廷而惠澤及於下民以至　宣廟之初儒風勃興善政大行 年譜

乙丑年庭請尹元衡依律時其啓辭金參判及沈青陽多製之一日金參判曰今此啓辭吾輩偏苦製呈何不使新及第能文金孝元製之青陽曰彼於尹元衡請罪啓辭有所不能言者矣此亦裕讜之言也 年譜

文苑黼黻

乙巳頒教文 明宗乙巳尹任等追律

天夭是椓禍今荐臻方憂多難之未堪尹任憑肘
國步斯艱亂靡有定奈此群慝之交構席冉
腋之親敢托東宮售謀於汲引凶黨捍象稔攪
蚡之寵圖危國母蓄念於覬覦盡閹楔狗狃吠
毋之惡履霜至冰非一朝一夕之故當先王大
主之毒舐糠及米積生起生偪之漸屬國祚危
漸之時先懼元老之得志禍必及於赤族陰謀
起之際欲托鳳城之間安事將迫於傳寶

未逞　兇邪締結而潛圖　又與子壻而密議　謂
深踪跡詭秘而莫測　顯稱賊瑠之當立　謂指
予變眸之有膜　圜甲帳而深居　觸說諱之操
謂萬機之難治　舉　而掩目形容眼病之狀
晝則共贊其陰謀　加以飛牘於宮掖　悪已至於
夜而相傳其秘簡　每擬置君於奕棋　罪亦極於
射天　柳灘濫叨台庭之尊　威權震主　罔念受遺之
擢髮　陰結戚畹之醜　氣勢傾朝　反懷扼上之
重寄　乘危病之邪伺謂稟後嗣之承統　直入御
迸心　大位之奸窺濟厥母后之臨朝　欲試

藥之所謀甚慘矣柳仁淑與逆而連姻指子
議之鋒罪莫贖焉懷二心而搆亂與彼
有疾病獻聞賢明之語或相與秘議其惡已熟
為唇齒敢發廢立之謀或交通陰書于罪亦盈
頃因端緒之發見薄宗王法而賜死旣犯滔天
薄宗王法而賜死孟仲律文而正刑瑠又干亡命
及令情跡之贓露
之罪及事跡之發情雖以身逃何候罪人之斷
之誅顧證左之明白即同獄成快施義殺而無
得李煇稟性憸邪黨附奸流試廣探其人意
赦行身諂佞色藏凶計遂助成其逆謀李
文苑 乙巳追律

德應受凶人外育之恩　在家問訃之時指畫陰謀
忘國家生成之化　及予嗣位之日伺察眼病
之居多亂逆之謀　是皆宗社之大賊　玆將五
之有無終始同咎　固宜神人之共憤　皆用重
人正凌遲處死之律首從不分於戮　凶徒逆黨之
典明族黨緣坐之法財產入官　舊染汚俗之
既剪喜見宗社之再安
惟新嘉與臣民之同慶

丁未頒教文

明宗丁未宋麟壽等賜死

帝王之仁雖貴於宥好凶之脅從 法所當然 願
春秋之義實嚴於討亂賊之黨援 事非得已 受
予沖質 方憂多難之未堪 悍梟稔攫母之惡
此至甚 頑羅厚慝之交搆 猰狗蓄吠主之謀
於人不容固難擢髮而數其罪 芟夷念務其除根
在法無赦皆欲寢皮而快於心 殄滅無俾其易種
第以不忍之政 庶使邪念之潛消 歲月既久
乃體罔治之規 用期凶黨之自戢 詿誘益深
尚未革其鴞音 有斥勲舊謂錄籍之無其功
敢自掉其蠆尾 陰右逆類指伏誅之非其實
文苑 丁未賜死

簧鼓邪喙　是由王法之失嚴　匪奉常典　猶慮
扇動禍機　以致人心之不靖　顯示明威　尚寬
玉石之焚　並從末減　茲將宋麟壽李若氷賜死李
市朝之肆　姑貸下刑
彥廸鄭磁極邊安置盧守慎丁熿柳希春金鸞祥絕
島安置權應挺權應昌鄭惟沉李天啓權勿李湛林
亨秀韓澍安景祐遠方付處權撥宋希奎白仁傑李

彦忱閔起文黃博李震李浩男金振宗尹剛元趙璜
安世亨尹忠元安齡付處於戮臣無作惡作好尊自
邪有義刑義殺法在
已不可追也
我其敢廢乎
丁丑削勳須教文
宣祖丁丑削乙巳勳
國家値不幸之會(運)羣兇肆毒於曩時 諭予意於中
人心有難誣之理公議復伸於今日 昭國是如日
文苑 丁丑削勳

外在辰巳之両年　姦人不逞尹元衡以楔禴之
星痛勲華之継陟　禍心無厭　稔見蛾之
性既憑肺腑之親　挾私憾於尹任以懐呑噬之
謀兼據墩社之勢　顧所憚者儲宮未施賊害之
志嫌成大小之説　謂武夫之何知　當仁廟在
術漸非朝夕之故　乃猜然而旁伺　及龍馭賓
位之時無間可乗
明廟以介弟入承統緒依正
天之後惟意自恣
文定以母后權臨宗社是頼
有血氣者共戴一天　敢造言於無疑之地　元悪
為臣子者孰懐二志
宗欲逞其積憤之完　羣姦

豺咆　邑娩百倫　托寵吉而以脅外朝屢被廛臣之
蝟起　迭為心腹　書妖妾而撼內聽潛成市虎之
折　欲加罪而難其名始倡不自安三字
說　旋聚諫而為之辭終陷大無道重典　柳瀅柳仁
淑　顧命元老　咸守正而不撓　瑠亦何辜　亡命
惟幄名卿　以異已而就戮　任之近屬　被孽
祗倫住詐諲視死如歸　搆成禍穽　誘德應而免
非自作孽緣猜無為有　文致大獄　教毛構而謊
死俾誣其服　請張眩惑　畏清議之間發　至如
言遂以為證　鍛鍊羅織　掩衆正而盡劉　亦由
文苑　丁丑削黜

瑠子於是詢及大臣卽命遐灌仁淑職名雖任瑠事
王柱　猶
體至大弟以國言未已衆怒有甚於水火　事求甚
且持疑　王候惟幾慰懷匪在於藥餌　天不露
是
兹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命給任瑠職牒革罷衛社
僞
功臣收其錄券
亟違懿殿　不吊降罰未及須敎於
且奪厚情　罪深摧痛越兹布告
戲
伸寃討罪既終先王之意
開國承家永絶小人之禍　刑曹判書李後白製

乙巳頒教文 明宗乙巳尹・等賜死

皇天降割大禍荐臻國家多難羣情未定予以眇質初受丕基凡在臣僚宜協心力各盡職而無貳庶保邦於未危尹 包藏禍心久稔兇計始倡東宮孤單之說起趙士林中締丁酉三兇之流謀害國母東宮失火之後多發不道言之眩亂人聽構成憂疑至于今日內不自安曲爲保全之計締結執政之臣謀危宗社情跡披露柳灌素與尹 更相交結當大行大漸之時正統自有所歸而灌曰稟定當立嗣服之後聽政自有舊規而灌曰母后不可臨朝柳仁淑連結

尹助戌陰謀内蓄患失之心以孤之立為不利於
已潜招師傅問予之昏明指予為有疾人或説予賢
明顯有不悦之心是皆陰懷異志謀濟己欲罪関宗
社在法罔赦固當依律定罪第以先朝舊臣深加不
忍之心茲將三人只令赦死既正去奸之典宜推赦
過之恩云云於戲臣有將心罪固莫贖邦有常刑予
豈得已

[illegible]十

嘉永三年新鐫